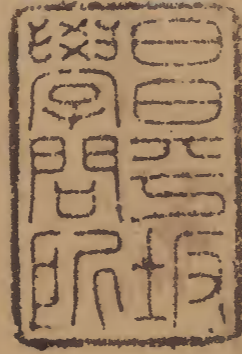


北史

四十六之五十傳



漢書門			
五〇	五七	二四	二四
號	類	函	架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〇	五七	二四	二四
號	類	函	架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57
冊數	24 ( 13 )
函號	280 83

280-83

13-2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念

張耀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淺草文庫

83-085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爲校書郎稍遷給事中後爲門下錄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修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王案舞筆於上臺真僞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淹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沒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爲命或投仗強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逐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爲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強敵窺時邊黎伺隙內人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汚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汚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爲體卽帝王之身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乃是有爲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



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麗有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復須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令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正光初兼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箠早卒紹後聞箠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為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眾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眾外竊謂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後卒於右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宣子伯元襲爵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頗為孝文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聲價澄為雍州刺史啓普惠為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敘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節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況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卽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祭



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  
 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  
 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  
 食之非其黨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為或非宜伏見明教立射會  
 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于中否  
 時非大闋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編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  
 而為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  
 令德視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為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  
 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何用射為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  
 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府庫空虛宜待新調之至九月備飾盡行然  
 後奏裡首之章宜襲相之命聲軒鼓建雲鉦神人忻暢於斯時也  
 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答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  
 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禮兄弟  
 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王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  
 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且來意澄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  
 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王簿普惠既為澄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  
 還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憂臣倭為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  
 之碑澄訪於普惠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  
 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  
 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  
 為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諡配姓故經書稱  
 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祔皆以諡配姓古者婦人從  
 夫諡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  
 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後為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



尹丞宜武崩坐與甄楷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  
降一階而敘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  
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  
降階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  
海王顥疑爲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詔群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案  
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于天子爲始封之  
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  
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朞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  
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  
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  
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  
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  
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  
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  
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  
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  
三年太妃旣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昨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  
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  
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  
君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篡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  
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遙乎今旣許其申而  
復限之以朞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  
子傳曰何以朞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  
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



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王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三反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墻下墻有盤石乃密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普誕聖后近樞冠惟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哀假繼靈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于十亂則司徒爲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尅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群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則天下幸甚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竝同有難普惠竝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



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虫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又賈璆宣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驅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執此公方來居諫職蹇蹇如也謬謬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繁魯門之柝裁警終使群后逡巡庶寮拱嘿雖不見用于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爲口實普惠以天下人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人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欣戰交集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夫信行於上則億兆樂輸於下自茲已降漸長濶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稱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



李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  
 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  
 紆朔望之澤釋奠成均竭心干畝明發不寐絜誠禋祼孝弟可以  
 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  
 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所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  
 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但仍舊貫亦  
 何必改作庶節用愛入法俗俱賴尋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  
 官尅日蝕豫敕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  
 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  
 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蹇退不肖任賢勿  
 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勳親之胤所宜收敘書奏孝明  
 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廷對移時太后曰小小細務

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  
 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  
 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于太師  
 彭城王然遂不免在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  
 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  
 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坐聖察太后曰  
 卿云興滅繼絕意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  
 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  
 自貽悔戾沉淪幽壤細焉弗救豈不是興滅繼絕之意太后曰卿  
 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及任城王澄薨普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  
 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啓為尚書  
 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

魏書無不字



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為約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王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魏子建為益州刺史有贓罪普惠被使驗之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梁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楊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郡氏數反西壘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為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幽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于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弊別郡異縣之人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縮攝有方奸盜不起人以為便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府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在州卒諡曰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學有氣尚仕宋為員外郎領軍王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佐郎時獻文於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竝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季文敕尚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



下猶共稱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為疑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齊之君臣皆已嗚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獨以衰服間衣冠之中我皇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為非也昭明相顧笑曰非孝者宜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齋袴褶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帽以申國命今為魏朝所逼還南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折中還南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敕送衣帽給昭明等明且引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佐郎其後齊遣其散騎常侍庾華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等來聘孝文數述接於外館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為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為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王歷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庾華及從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作乎禁而作王肅淹言我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之至轡輿行幸肅多扈從敕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人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笑謂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若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閒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帝戲肅曰

于

魏書  
字  
若



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敘之肅言臣於朝  
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大笑肅又言淹才詞宜應敘進帝  
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  
曰卿爲人所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大優肅言淹旣蒙進臣得  
屈已申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賜淹龍廐上馬一  
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帝以淹家貧敕給  
事力送至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車駕濟淮敕徵淹淹于路左請  
見曰敵不可小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  
官套聽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優而容之帝幸徐州敕淹與閭龍  
駒車王舟楫將汎泗入河沂流還洛軍次碭碭淹以黃河急浚慮  
有傾危乃上疏陳諫帝敕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人  
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此行乘流  
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誠至而不得相納賜驂騮馬一疋衣冠一

襲除羽林監王容令于時宮殿初構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  
於厲涉淹遂啓求救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日  
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平  
陽太守還朝病卒贈光州刺史諡曰定子霄字景鸞好爲文詠坦  
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詩賦間起知音之士所共嗤  
笑卒於書侍御史

范紹字始孫燉煌龍勒人也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  
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  
已過暮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算生頗涉經史  
孝文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掌奏文案帝善之又爲侍中李  
冲黃門崔光所知帝嘗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後朝廷有



南討計發河北數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  
座奏紹爲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  
獲又詔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紹觀其城隍恐不可陷勸令  
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奏聞俄而英敗後歷位并州刺史太常  
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也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  
射策甲科歷碎職累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謂  
曰揚子雲爲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徐州  
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宣武頻詔桃符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  
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宣武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  
刺史與後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蠶左  
爲人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贈洛州刺史

始忠事

鹿念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與沮深氏庫部郎父生再爲濟  
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  
服彰其廉潔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廢農業生立制  
斷之間者嗟善後卒於淮陽太守追贈兗州刺史念好兵書陰陽  
釋氏之學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  
睡從者上听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念覺卽停船至取禾處以  
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初爲真定公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  
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絃響藹  
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  
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故以諷焉後隨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糧  
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念獨不取子直強之終不從孝莊爲御史  
中尉念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



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愈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竝總強兵內外嚴固愈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王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愈曰我爲臨淮王所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愈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虛實宜遣左右爲元略使人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託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武追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話迎愈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愈詣龍牙所龍牙語愈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愈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停愈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有綜軍主姜桃來與愈言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王待物有道乃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野君何不歸梁國愈答曰法僧苦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尅之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儁景儁良久謂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者爲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食愈強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指床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愈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問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愈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王范昂景儁司馬楊髡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愈陳士馬之盛尋而與梁語盟勢訖未旬綜降詔封愈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永安中爲右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



而自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人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梁人詔恣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恣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秦朱仲遠軍敗還京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榮陽人鄭榮業反圍州城城降榮業送恣于關西張耀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也仕魏累遷步兵校尉永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宣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耀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喜之後爲別將以軍功封長平男歷政東荊州刺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通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財木耗損有關經構耀清且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爲大將詔從之

關恐闕之

耀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與和初加衛大將軍宮殿成除東

徐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諡曰懿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幹腰帶十圍鬚髯甚美初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帝謂黃門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便異脩流矣宣武卽位遷謁者僕射後歷相農太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貞稱卒于州諡曰康道斌在相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立道斌形於孔像之西而拜謁焉

董紹字興遠新蔡桐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爲宣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爲賊鏖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暨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曰老母在洛



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乃引見之謂曰戰爭多年人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欲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後除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寶夤及於長安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答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以拒寶夤功賞新蔡縣男尔朱天光為關右大行臺啓為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為其開府諮議參軍岳後僞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岳死周文帝亦重之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

令呂思禮薛澄作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沖不許周文曰為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為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登祚方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孫嗣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舉秀才中尉王顯召為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繼召為記室參軍遂為元又所知又執朝政引為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饑飽時人歎尚之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為侍讀尚書賈思伯為侍講授孝明杜氏春秋元興常為擿句儒者榮之又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為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艸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普泰初為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因元又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為州主簿論者以為

卷之六十四

七



非倫時有濟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除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練時人鄙其矯詐論曰孫紹關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明達典故強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紹劉桃符鹿念張燿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苟曰非才亦何能致於此也

丁卯正月十九日晚畢 同九月十九日夜校

北史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終

北史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表翻弟躍

陽尼從孫固 固子休之 固從兄藻

賈思伯

祖瑩子瑩

表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隨文秀入魏而大將軍劉昶言是其外祖淑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沈演遂各陵競洗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入東觀為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史事後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彪



律博士侯堅固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將  
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  
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  
王愉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  
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人豫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脩明堂辟  
雍翻議曰謹按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蓋唐虞以上事難  
該悉夏殷以降校可知之按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  
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像行義則明矣  
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則  
無九室之證既而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  
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  
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本制著  
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  
其此制猶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  
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  
九室堂後有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  
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  
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  
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竝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  
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  
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  
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  
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無據  
何用經通晉朝亦以鑽鑿難明故有屋之論竝非經典正義皆



以意妄作茲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曆得一御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義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求皆允帖繕修艸創以意良多事移化變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倏換非一良以承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寔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為美談今古以為盛德自皇上以睿明纂御風清化遠威厲秋霜惠露春露故能使淮海輪誠華陽即序連城革面比屋歸仁縣車劍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此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戍階當即用或逢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入溫郵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合抄掠若遇強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已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開艸木之作無不投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高山或芸艸平陸販貨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



犬羊屢犯疆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蟻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為弊之  
 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  
 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  
 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  
 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  
 若能駕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  
 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厲  
 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  
 公才非捍禦貪憚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  
 戮用章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偽薄如此則舉  
 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  
 消譏議偃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之論  
為靈太后所責出為陽平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神龜未遷  
 涼州刺史時蠕蠕王阿那瓌後主婆羅門竝以國亂來降朝廷問  
 安置之計翻表曰今蠕蠕內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  
 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  
 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  
 黨寔繁部落猶眾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  
 雖眾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為資陵奪為業而  
 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置仗素闕燉煌  
 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  
 匪且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竝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  
 於西裔分其降人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可  
 輒陳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



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雖外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卽是我之外藩高車之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奸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遁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戒心一啓脫先據西河奪我嶮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已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求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卽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徼北陲卽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附今之豫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彼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入有奪人之心者也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遷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季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文翰翻旣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于關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資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上表願以安南尚書換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怪之于是加撫軍將軍明帝靈太后曾燕華林園舉觴謂群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坐



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  
獎拔排抑後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河陰所著文筆百餘篇行  
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寶首武  
定中司徒記室參軍事翻弟躍

躍字景騰博學雋才性不矯俗篤交友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  
千里駒也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  
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  
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為朝臣書與瓌陳以禮福言  
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為懌所愛賞懌之  
文表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于世無子  
兄翻以子聿修繼

聿修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沉有  
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丈人尚書崔暕深所知賞年十八領  
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  
陵太守大有聲績遠近稱之累遷司徒左長史領兼御史中丞司  
徒錄事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三十萬娉太原王又女為妻而王  
氏以先納陸孔文禮娉為定聿修為首寮又國之司憲知而不劾  
免中丞尋遷秘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三禮出為信  
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久無例莫不榮之為政清靖不言而化自  
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州  
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都人庶道俗追列滿道或將酒脯涕  
泣留連競欲遠送時既盛暑恐其勞敝往往為之駐馬隨舉一酌  
示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為立碑斂  
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為文以記功德敕許之尋除都



官尚書聿修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為規檢以名家子歷任  
 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鑒在郎署之日時趙彥深為水部郎  
 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重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修猶  
 以故情音問來往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魏蓋亦由彥深  
 接引為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  
 姻相尋聿修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  
 亦不能免時論以為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響然在官廉謹  
 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初聿修為尚書郎十年  
 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  
 為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  
 經兗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與邢邵書云  
 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  
 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  
 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衰道喪若違忤勢要  
 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入周位儀同大將軍  
 吏部下大夫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監  
 尚書東京廢入朝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為熊州刺史卒子知禮大  
 業初卒于太子內舍人躍弟颺卒於豫州冠軍府司馬颺弟昇位  
 正員郎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恚為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  
 亦於河陰見冢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也累世仕於慕容氏尼少好學博通群  
 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表薦之徵  
 拜秘書著作郎及改中書學為國子時中書監高閎侍中李冲等  
 以尼碩學舉為國子祭酒後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



各舉所知尼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  
遷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  
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貨免官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  
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旣而還家有書數千  
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撰爲字統  
二十卷行於世承慶從弟固

固字敬安性倣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  
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  
陽板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  
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意志閑雅了無  
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  
累遷書侍御史多所劾奏宣武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當今之

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  
權衡親宗室強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  
才朝無素食孜孜萬機躬勤庶政使人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賦  
斂修學宮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  
之費以救飢寒之苦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  
之禮襲軒唐之軌豈不茂哉初帝委任群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  
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故  
宗室大臣相見疎薄而王畿人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  
稱恒代田源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宣武  
末中尉王顯起宅旣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  
晏嬰湫隘流稱於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  
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

鄉



以為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  
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歟顯大不  
稅以此銜固又有入間固於顯因奏固刺請米麥免固官遂闔門  
自守者演蹟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僕幸詩二首曰  
巧佞巧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為黑在汝口兮汝  
非壞蠱毒何厚兮巧巧佞佞一何工矣司開司忿言必從矣朋黨  
噂喅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之  
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罪何騁汝言番番緝緝  
讒言側入君子奸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  
將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余小子未明  
茲理毀與行俱言與讒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入兮忠恕在  
色彼諂諛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眾罔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則入  
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  
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  
大猷不知語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遽條戚  
施邪媚是欽既詭且妒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  
末如之何習習宰詬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  
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爽  
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  
失好之有年寵之有自我思古人心焉苦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  
覆車其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及是不思維塵及矣明  
帝即位除尚書考功郎奏諸秀孝考中第者聽敘自固始大軍征  
碓石敕為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  
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後太傅清河



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時悅年少行多不法  
固上疏諫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人除洛陽令在縣  
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疾杖而能起練禫之後酒肉不進時固  
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清河王懌領太尉碎  
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不奏懌之遇害元又執政朝野震悚懌諸  
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隱避不出固以嘗被碎命遂獨詣喪所  
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蔡布王修何以尚也  
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為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撻撻固  
以前為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後悅碎固為從事中  
郎不就京兆王繼為司徒高選官寮碎固從事中郎府解除前軍  
將軍又典科揚州勳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  
至是與固書令李崇訟勳更相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  
焉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諡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強禦居官  
清潔家無餘財終沒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其棺斂初  
固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敕諸子一遵先制五子長子休  
之

休之字子烈雋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為之語曰能賦能詩  
陽休之初為州主簿李昌中杜洛周陷薊城休之與宗室南奔章  
武轉至青州葛榮寇亂河北流人多湊青州休之知將有變請其  
族叔伯彥等潛歸京師避之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葛榮  
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為土人所殺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  
免莊帝立累遷太尉記室參軍李神雋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  
裴伯茂范陽盧元伯河間邢子才俱入撰次普泰中為太保長孫  
承業府屬尋敕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後行臺賀拔勝經略樊



舊論以  
送晉陽  
禁會敘不

河請為南道軍司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  
 時齊神武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  
 之聞神武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武求還文襄以為大行臺郎中  
 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  
 休之曰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為三川大王若受  
 天命終應統有關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及今若聞此更致紛  
 紜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伯武定二年除中  
 書侍郎先是中書專主綸言魏宣武已來事移門下至是發詔依  
 舊任遇甚顯時魏收為散騎常侍領兼侍郎與休之參掌詔命世  
 宗為中興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  
 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神武  
 問歷尚食典御太子中庶子給事黃門侍郎中軍將  
 軍幽州大中正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為相國齊  
 王時將受魏禪發晉陽至鄴鄴郡為人心未一且還并州恐漏泄  
 仍斷行人休之性疎放使逐說其事鄴中悉知後高德正以聞  
 文宣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項之坐詔書  
 脫誤左遷驍騎將軍積其朋事也文宣郊天百寮咸從休之衣兩  
 襜甲手持白楮時魏收為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  
 為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騎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  
 晏然議者服其夷曠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男後除  
 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為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竝立  
 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滿百姓飲食有者即數錢酬之休之常以  
 為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為其失仁  
 義今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直是處世難爾在郡三年

北史卷四十一

七



再致甘露之瑞文宣崩後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與魏收俱至尚  
書令楊遵彥與休之等款狎相遇中書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  
休之頓眉而已他日遵彥謂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  
都不流涕休之曰天孫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衆人見待佞  
哀詐泣實非本懷皇建初兼度支尚書昭帝留心政道訪以政術  
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人患為政教之先帝深納之  
大寧中歷都官七兵祠部三尚書河清三年出為西兗州刺史天  
統初徵為光祿卿監國史尋除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  
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前國子助教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  
解職久而不見調休之引為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簡率不樂  
煩職典選稍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  
官適真是樊籠矣武成後頻乞就閑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右  
僕射三年加位特進與朝士執事書堂御覽六年正除尚書左僕  
射領中書監休之早得名為人物所傾服公如陳放內實謹厚  
少年頗以峻急為累既即以通美見稱重祿期好遊賞尤常卿虛  
元明人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始為行  
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士莫不全羨焉太  
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選風流名士也梁亡奔鄴昔因通聘與休之  
同游及少選卒其妻窮敝休之經紀振恤恩分甚厚尚書僕射崔  
暹為文襄所親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孺幼而聰敏  
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時暹四通和聘使在館暹持達孺數百詩示  
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隨宜應對休之獨正  
言郎子聰明方成律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以示遠人其方直如  
此元景每云當今直讓陽子烈其有焉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



非下脫靈字

加特進令其子碎強預修御覽書及瑳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  
 隙及鄧長顓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  
 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特論貶焉魏收監  
 史之日立神武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  
 奪其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敕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係  
 為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便諷動內外發詔從其議後  
 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為中書監用此何為隆化還鄴舉朝多  
 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乃謂所親曰我非奴何忽此授凡此諸事  
 為識者所譏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麗亦為典正魏收  
 在日深為收所輕魏俎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為縉  
 紳所愛重周武帝下齊與吏部尚書裴聿修衛尉卿李祖欽度支  
 尚書元脩伯大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祭祕書監源宗散騎  
 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  
 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直散騎常侍兼中書  
 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  
 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王邵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  
 長安尋除開府儀同依例封臨澤縣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  
 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文集  
 四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並行於世初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黃  
 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  
 一銅柱跌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  
 右轉休之咒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  
 如在鄴城東南者其夢竟驗云子碎彊字君大性疎脫又無藝休  
 之亦引入文林館為時人所嗤鄙武平末為尚書水部郎中休之



弟綝之天平中入關次俊之位兼通直常侍聘陳副尚書郎當文  
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  
之在而絕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  
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  
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固從兄藻

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位中書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  
王廟于長安還賜爵魏昌男累遷瀛州安東府長史以年老歸家  
爲賊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幽州刺史子斐

斐字叔鸞魏孝莊時於西兗州督護流人有功賜爵方城伯歷廣  
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  
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舊故欲召斐至宅三致書斐不答梁  
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虛亦請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

下惠則可吾不可梁武帝又親謂斐曰侃恆願相見今二國和好  
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還除廷尉少卿石齊河溢橋壞斐移津  
於白馬中河起石渾兩岍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  
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壑以爲公家苑囿斐書答以國步始康人  
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勸恤人隱不從天保中除都水使者詔斐  
監築長城累遷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拜儀同三司卒贈中  
書監北豫州刺史諡曰簡子師卒中書舍人固從弟昭

昭字元景學涉史傳尤閑案牘爲齊文襄府墨曹參軍甚見親委  
與陳元康崔暹等參謀機密及崔陵爲崔暹所告元景劾成其獄  
賴邢子才證白以免時以元景爲告而順旨初文襄擇日將受魏  
禪令元景等定儀注州詔冊并授官未畢而文襄殂罷府天保初  
除給事黃門侍郎後以風氣彌留不堪近侍出除青州高陽內史



卒于郡文集十卷子靜立性淳孝操履清方美詞令善尺牘仕齊位三公郎中隋開皇初州主簿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自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頗為李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園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其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昭帝時拜涼州刺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舍人徐統言乞得停後除廷尉卿自以儒素為業不

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

互

案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與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牙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詳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樂功養老學教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甄配享五帝故爾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間且



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  
 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  
 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  
 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  
 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  
 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  
 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其孝經授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  
 五室及徐劉之論謂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  
 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  
 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  
 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  
 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矣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案月令姬  
 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  
 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  
 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  
 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  
 屋之論及諸家紛紜竝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後為都官尚書時崔  
 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明  
 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孺生夜講晝授  
 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嘗有  
 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憍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  
 雅言思伯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為元又所寵論者譏其  
 趣勢云卒贈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貞子彥始武定  
 中淮揚太守思伯弟思同字仕明少勵志行雅好經史與兄思伯



年少時俱爲鄉里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  
元顥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  
男後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  
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諡曰文獻初  
思同爲青州別駕清河崔光韶先爲中從事自恃資地恥居其下  
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韶去遺誠子  
姪不聽求贈思同遂表訟光韶操業特蒙贈諡論者歎尚焉思同  
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  
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一十餘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  
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  
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竟未能  
裁正

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道武定  
中山賜爵安國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史祖凝字元達以從  
征平原功進爵爲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  
往行位中書侍郎鉅鹿太守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  
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  
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牖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  
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  
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  
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  
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  
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  
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



對曰當是才為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帝顧謂勰曰蕭贖以王元長為子良法曹今為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為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雖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為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為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郎李崇為都督北討引瑩為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為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干闥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為殿中尚書莊帝遠宮坐為顥作詔罪狀余朱榮免官後除秘書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歷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會余朱兆入焚燒樂署鍾石管弦略無存者敕瑩與錄尚書事長孫承業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大將軍及季武登祚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神武因召瑩議之以功進爵為伯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瑩以文學見重帝語入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為己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



其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危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子珽襲

珽字孝徵神情機警詞藻道逸少馳令譽為當世所推起家祕書

郎對策高第為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為冀州刺史万俟受洛

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齊神武聞之時文宣為并州刺史署珽

開府舍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為

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

王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為時人傳詠珽性疎率不能廉慎守

道舍曹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產又自

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儻為娛游集諸倡家與陳元

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為聲色之游諸人嘗就珽宿出山東大

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姬舞博賭之以為戲樂參

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儁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

故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遊宴亦以資

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珽獨

應隨府規為舍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為自由是還任舍曹

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與畿陸子先為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

教出倉粟十車為察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著歸罪子先

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孝徵所為性

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蕩銅盤二面厨人

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為深恥所乘老馬常稱驕驄

又與寡婦王氏奸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御於象中

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驕驄奸耳順尚稱娘

子於時諠然傳之後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



叵羅竇太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後為  
 祕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  
 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略欺賅質錢樗蒲文襄杖  
 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  
 曹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與籤高景略景略疑  
 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即引伏神武  
 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刑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  
 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  
 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  
 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之問然  
 猶免官放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為功曹參軍及文襄遷書元康被  
 傷創重病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私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  
 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挺唯與祖喜二挺餘盡  
 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謙季璩等  
 叔謙以語揚情情頓眉答曰然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  
 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珽取教判并盜官適略一部時又  
 除珽祕書丞兼中書舍人選其小事皆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  
 士闕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  
 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便爾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  
 珽自知有犯驚竄是常但宣一命向祕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  
 三部仰承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  
 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刑  
 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  
 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



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技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為割臧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為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為章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啓為季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三省斷珽奏事珽善為胡桃油以塗畫為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尋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卽位是為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為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南使入聘為申勞使尋為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於天保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為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為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三振古無一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囚求策焉珽曰宜說王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令王上粗解廷當自外表諭之止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玆于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王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于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破親寵既見重一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郎



北齊書排  
作誹

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遙侍中和  
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  
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  
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  
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為表裏賣官鬻獄  
政以賄成天下歌謠若為有識所知安可聞于四裔陛下不以為  
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排謗我珽曰不敢排謗陛下取  
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取將  
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環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  
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若殺臣為陛下合金丹遂  
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如何帝又怒曰爾自  
作范增以我為項羽耶珽曰項羽人身亦何能及但天命不至耳

妨當作方  
臣

定漢  
大上  
土

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巨  
以為項羽未易可輕正何止妨於范增縱擬張良亦不能及張良  
身傳太子猶因四皓力保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人竭力盡忠  
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子居宸扆于已及子俱係休祚最  
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  
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相勸退之甚厚別駕張奉  
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為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敕報曰半掌奉禮  
口半看地牢也乃為深阮置諸內苦加防禁程楷不離其身家人  
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  
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麥愛幸珽乃  
遺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弟豈  
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

北齊書卷之七

七



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  
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又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  
心行雖薄奇略出入緩急真可馮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  
問其謀計帝從之入爲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  
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彥深以珽爲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  
琅邪王其計旣行漸被任遇又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媼爲  
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  
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  
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  
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修築陸媼自往  
察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  
何計歎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之  
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他國家事又珽頗明其言  
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問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  
妻兄鄭道蓄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榭樹舉育老  
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國  
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  
稱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眾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  
讓啓告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媼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  
述取侍中斛律季卿署名季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提曰芬穆提  
婆云季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且面奏具陳珽  
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季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  
令引入珽自分疎并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  
諱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



叔略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及洛陽營  
州錄事參軍陸媼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主機  
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夫  
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  
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壞壞珽在崇高  
望官入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  
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  
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群小輩推誠延士為政安之方  
陸媼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羅伯律令劾三書王子  
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賊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媼猶恐  
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若瑜為侍中中領  
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媼聞而懷怒  
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  
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以益疎又諸宦者更  
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惘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  
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多微多才博學言為善人故舉之此來  
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  
敕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  
州刺史珽求見分疎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柏閣珽固求面  
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  
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為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  
姓多反珽不開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靖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  
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  
珽忽令大叫鼓譟誼天賊眾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乘

北齊書此  
作此



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音謂為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誦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為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為王世充所殺珽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警有口辯兼解音律魏末為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並降附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解情然好酒性率不為時所重大寧中以經學為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為奏官茂乃逃去珽族弟崇儒涉學有辭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位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為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論曰袁翻弟兄可為一時才秀聿修行業亦乃不殞家風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藻思可謂載德者焉思伯經明行修乃惟門素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孝徵儁才雖多適足敗國叔鸞器懷清峻元景才幹知名並匡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

丁卯正月廿二日夜半畢同九月廿二日校



周林贊器類書卷之五  
齊書六對門素師堂碑  
齊書解州安五對自立於六世  
命曰素師安五對一卦不  
谷先平末山同休限數直常封人固為  
遠之班為奏官數八幾去  
蘇烈餘車以起禍以不封出  
封受甘泉姑令

北史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余朱榮 子文陽 世隆

從子兆 世承

從弟彦伯 榮從父弟慶唐

從弟仲遠 榮從朝兄子天光

余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為部落酋長其先居余朱川因為  
氏焉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為領人酋長率其部士從平晉陽定  
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道  
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  
北秀容既在剡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墉更遷遠地帝許之所居處  
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曾祖鬱德祖代勤繼  
為酋長代勤太武敬哀皇后舅也既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  
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  
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意位肆州刺史

蘇川也固封  
氏固南固南



封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疋以為常卒諡曰莊季莊初追贈  
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為酋長曾行馬群見一  
白蛇頭有兩角咒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駝馬日覺滋盛色別  
為群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季文  
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公王朝貴競以  
珍翫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  
人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明  
帝時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卒諡曰簡季莊初贈太師相國西河  
郡王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眾便  
為軍陣之法號令嚴肅眾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  
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游池上忽聞  
驚鼓齊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暮當為汝耳  
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  
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眾  
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為  
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及葛榮在  
杜洛周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東援相州帝不許榮以山東賊盛  
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于是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  
屬明帝崩事出倉卒榮乃與元天穆等密議入匡朝廷抗表云今  
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鳩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  
百姓奉未言之見而臨四海求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更召  
宗親推其明德於是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為大都  
督將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  
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



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  
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  
迎莊帝與帝兄彭城王邵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  
高渚度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帝卽位詔以榮爲使持節都  
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及  
度河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惑武衛將軍  
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譎朝士共爲盟誓將向河陰西北  
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卽遣胡騎四面圍之妄言丞相  
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斂手就戮又命二三  
十人拔刀走行宮莊帝及彭城王霸城王俱出帳榮先遣并州人  
郭羅察共西部尚車叱列殺鬼在帝左右相與爲應及見事起假  
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卽害彭城靈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遷帝  
於河橋沈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  
東被圍遂臨以白刃唱云能爲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隴西李  
神儁頓丘李諧太原溫于昇竝當世辭人皆在圍中恥是從命俯  
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死出作禪文榮令人誡軍士言  
元氏旣滅余朱氏興其衆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爲巴像數四不成  
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  
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王兆耳  
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望馬首  
叩頭請死其士馬三千餘騎旣濫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卽欲向北  
爲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宮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  
畏懼不肯更前武衛將軍汎禮苦執不聽復前入城不朝戍北來  
之人皆乘馬入殿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



榮猶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  
 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  
 一遍及醉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舉向中常侍省榮  
 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為明帝嬪欲  
 上立為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羸入  
 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之榮意甚悅于時人間  
 猶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  
 京邑士子十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  
 聞之上書謝憊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  
 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身贈以鎮郡  
 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  
 慰生死詔從所表又啓帝遣使巡城勞問于是人情遂安朝士逃  
 亡者亦稍來歸關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  
 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政以為常式  
 五月榮還晉陽乃令元天穆向京為侍中太尉公錄尚書事京畿  
 大都督兼領軍將軍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在列職舉止所為皆由  
 其意七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眾號百萬相州刺  
 史李神僑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  
 口而與葛榮眾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眾辦長繩至  
 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  
 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  
 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下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  
 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  
 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身自陷陣出于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于

不



陣擒葛榮餘衆悉降榮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  
所居止於是群情喜悅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  
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帥量才授用新  
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大丞  
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  
兔起於馬前榮彎弓誓之曰中則禽葛榮不中則否旣而竝應弦  
而斃三軍咸悅及後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又將戰夜夢一人  
從葛榮索千牛刀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已足道武皇帝葛榮  
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以冀州之長樂相  
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  
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爲太原國邑又加位太師建  
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梁梁立爲魏王資以兵將時邢杲以三齊  
應顥朝廷以顥孤弱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征顥  
顥乘虛徑進榮陽武牢竝不守車駕出居河北榮聞之馳傳朝行  
宮於上黨之長子輿駕於是南趣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  
天穆克平邢杲亦度河以會車駕幸河內榮與顥相持於河上無  
船不得卽度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竝固執  
以爲不可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乃令都督尔  
朱兆等率精騎夜濟顥奔車駕度河入居華林園詔加榮天柱大  
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加前後部羽葆鼓吹榮尋還晉陽遙制  
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寮朝廷動靜莫不以申至於除授皆  
須榮許然後得用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不  
已數自理冤獄親覽辭訟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正  
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神儁以階縣不奏



別更擬人榮大怒卽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獲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神雋遂上表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曾啓北人爲河內諸州欲爲犄角勢上不卽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啓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內妃嬪甚有妒恨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

世隆曰兄止自不爲若木自作臣今亦得封王帝旣外迫羈臣內逼皇后怏怏不以萬乘爲貴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深討斬之時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幽涇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平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入關討之天光至雍州以衆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禽醜奴寶夤竝檻車送關天光又禽王慶雲万俟道樂關中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莊帝恒不慮外寇唯恐榮爲逆當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卽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邪遂卽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于是數人被殺遂禽得之持此而樂焉列圍而進雖阻險不得迴避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言榮



勳業宜調政養人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譬奴走禽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迴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及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晤爲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出已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遂復恒朔而侍中朱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榮乃暨來向京言看皇

后挽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或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帝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齊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武衛將軍奚毅建議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爲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欵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卽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



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何可保耶又  
 北人語訛語余朱為人主上又聞其在北言我姓人主先是長星  
 出中台埽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明天文榮問之曰是何祥也答  
 曰除舊布新象也昔長星埽大角秦以之亡榮聞之悅又榮下行  
 臺郎中李顯和曾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  
 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  
 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  
 所忌憚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求聞帝即下明光殿與語帝又疑  
 其為榮不告以情及知毅亦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或告以  
 毅語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小字伽邪榮嘗指之曰我終當  
 得此女婿力徽又云榮慮陛下終為此患脫有東宮必食我孩兒  
 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以安天下并言榮指陳留語狀帝既  
 有圖榮意夜夢手持一刀自害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告城  
 陽王徽及楊侃徽解夢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節與解腕何  
 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駕迎之榮  
 與天穆竝從入西林園讌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  
 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微挾天子移都至  
 是其言相符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  
 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上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  
 人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為況必不死寧與高貴  
 鄉公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便  
 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余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  
 付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城陽王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  
 天光豈有來理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城陽曰榮數征伐腰間有刀



或能很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  
日榮與天穆竝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  
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  
即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  
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日榮天穆同  
入其日大欲革易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竝御床  
西北小床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  
戶入即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  
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  
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于是內外喜曰聲  
滿京城既而大赦榮雖威名大振而舉止輕脫止以馳射為伎藝  
每入朝見更無所為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

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將相卿士  
悉皆盤旋乃至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巨  
坐唱虜歌為胡梨普梨之曲見臨淮王或從容閑雅愛尚風素固  
令為教勸儻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迴波樂而出性甚  
嚴暴愠喜無恒弓箭刀藥不離于手每有瞋嫌即行忍害左右恒  
有死憂曾欲出獵有人訴之披陳不已發怒即射殺之曾見沙彌  
重騎一馬榮即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  
後已節閔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贈假黃鉞相國錄尚書都督中  
外諸軍事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武賁班劍三百人輜輶車準  
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諡曰武又詔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  
曰晉王若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所配世隆作色曰  
卿合配季明日下官預在議限據理而言不合上心誅翦唯命衆



為之危季明白若世隆意不已乃配享孝文廟庭菩提位太常卿  
 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節閔帝初加贈司徒諡曰  
 惠菩提弟又羅武衛將軍梁郡王尋卒贈司空公又羅弟文殊封  
 平昌郡王季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文殊弟  
 文暢初封昌樂郡公以榮破舊賊之勳進爵為王其姊魏孝莊皇  
 后反韓陵之敗齊神武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并開府儀同  
 三司拜州刺史家富于財招致賓客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  
 王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等相狎外示盃酒交而潛謀害  
 齊神武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打蕪戲能中者即時賞  
 帛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臨觀謀竊發事捷共奉文暢為  
 任氏家客節季季所告以姊寵止坐文暢一房文暢死時年十八  
 弟文以兄又羅卒無後襲又羅爵梁郡王文暢事當從坐靜帝  
 使人往晉陽欲拉殺之神武特加寬貸奏免之文略聰明雋爽多  
 所通習齊文襄嘗令章永與馬上彈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  
 之遂得八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  
 命之修短皆在明公文襄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遺令恕文略  
 十死恃此益橫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  
 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以邀之文略獎衣而往  
 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  
 文略敵以好婢賂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  
 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  
 略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臥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  
 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  
 為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蓋由是也



斬字衍

鼓張

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善騎射，趨捷過人。數從榮游獵，至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獸，無所疑避。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為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一鹿，授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構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一，榮欲誇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卒莊即位，封潁川郡公。後從上黨王天穆平邢杲，又與賀拔勝擊斬元顥子冠受，禽之。進破安豐王延明，顯乃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余朱榮死，兆自汾州據晉陽，元暉立，授兆大將軍，進爵為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余朱家欲度河，用爾作灑波津，令為之縮水脈。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度，是日暴風，彭怒黃塵，張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驚弓欲射，袍撥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莊帝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擊，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擄掠。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初兆將入洛，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時為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恐彼致恨，卿可往中。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不可委去。騰乃詣兆，具申意。兆不悅，曰：還自高兄弟有吉夢，今行必克。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傍地悉耕熟，唯有馬齒草，株往往猶在。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之。神武曰：兆等猖狂，舉兵犯順，吾勢不可及。事余朱也。今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度，必退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一舉而禽，俄而兆克京師，卒莊幽繫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神武，神武大驚，召騰，令馳驛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所

北史四十八

世



在當於路邊迎唱大義於天下騰遇帝于中路神武時率騎東轉  
聞帝已度於是西還仍與兆書具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於  
海內兆怒不納而帝遂遇弒初榮旣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  
審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審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  
留洛迴師禦之頻為步審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  
徵神武神武晉州寮屬立勸不行神武揣其勢迫必無他慮決策  
赴之兆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神武統領神武既分兵別營乃引  
兵南出避步審之銳步審至樂平郡神武與兆還討破斬之及節  
閔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兼錄尚  
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為天柱大將軍兆以是榮所終之官固辭不  
拜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神武之克殷州也兆與  
仲遠度律約拒之仲遠度律次陽平屯廣阿眾號十萬神武廣  
縱反間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  
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曠意色不平手舞  
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  
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以奔退神武乃進擊  
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節閔納兆  
女為皇后兆乃大喜世隆謀抗神武乃降辭厚禮喻兆赴洛兆與  
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其年秋神  
武自鄴進討之兆遂大掠并州走於秀容神武又追擊度赤洪嶺  
破之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神武收葬之兆勇于戰鬪  
而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  
矣兆弟智彪節閔帝封為安定王與兆俱走神武禽之後死於晉  
陽



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文成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珍宣  
 武時武衛將軍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永安中為榮府長史節閔  
 帝潛嘿於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帝既立余朱兆以  
 已不豫謀大為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鷲慰兆兆猶不釋世  
 隆復令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譙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  
 源子恭黃門郎竇瑗竝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為都督與臣相持  
 於河內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為今日之  
 忻也子恭曰荆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  
 陛下爾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鈞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後  
 封博陵郡王位司徒公子時炎旱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  
 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餘如故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  
 患天光等敗於博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  
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長孫承業等啓陳神武義功既振將除余  
 朱節閔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為人所執尋與世  
 隆同斬於閭闔門外縣首於斛斯椿門樹傳於神武先是洛中謠  
 曰三月末四月初楊灰斲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  
 不須梯至是竝驗子敞

敞字乾羅彥伯之誅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年十二敞自竇走至大  
 街見童兒群戲敞解所著綺羅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騎至不識敞  
 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  
 媪踞胡床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之中購之愈急  
 追且至長孫氏資而遣之遂詐為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略涉經  
 史數年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下泫然歎曰吾豈終此乎伍子  
 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周文帝見而禮之拜行臺郎中靈壽縣伯



保定中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後爲膠州刺史迎長孫氏至其第置於家厚資給之隋文帝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敵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政號嚴明吏人懼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二馬輅車歸河內卒子最嗣

仲遠彥伯弟也明帝末年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爲奸詐造榮啓表請入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業及孝莊卽位封清河公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大行臺尋進督三徐諸軍事仲遠上言竊見比來行臺采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若立第亦爽關京之日任有司裁奪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朱榮死仲遠勒其部衆來向京師節制立進爵彭城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鎮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鑼節閔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心如峻壑太宗富族誣之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無不被其淫亂自榮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強莫比所在竝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人俗比之豺狼特爲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神武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神武繼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貳狼狽遁走中興二年復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尋乃奔梁死於江南

世隆字榮宗仲遠弟也明帝末兼直閣加前將軍朱榮表請入



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  
疑兄故令世隆來今遂往便有內備非計之善榮乃遣入榮舉兵  
南出世隆遂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之立  
世隆預其謀封樂平郡公元顥逼大梁詔為前將軍都督鎮武牢  
顥既克滎陽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及車駕還宮除尚書  
左僕射攝選莊帝之將圖余朱榮每屏入言世隆懼變乃為匿名  
書自榜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黃門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  
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  
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忽忽皆不  
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北次河橋殺武衛將軍奚  
毅率眾還戰大夏門外及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攻建州克  
之盡殺人以肆其忿至曰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為主曄小

名益子聞者皆以為事類赤眉曄以世隆為尚書令封樂平郡王  
加太傅行司州牧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讓世隆曰叔父在朝  
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噴自詞色甚厲世隆遜辭  
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齊僧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  
謀慮元曄母干豫朝政伺其出衛氏出行遣數十騎如劫賊于京  
巷殺之公私驚愕莫識所由尋縣榜以千萬錢募賊百姓知之莫  
不喪氣尋又以曄疎遠欲推立節閔帝而度律意在南陽王乃曰  
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為僕射尚  
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又畏榮深自勉留心凡案傍接賓客  
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為令常使尚書郎宋游道  
邢昕在其它聽事東西別座受納訴訟稱命施行既總朝政生殺  
自由公行淫泆信任群小隨情與奪又兄弟群從各擁強兵割裂



四海極其貪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豫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即闕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為之贈其父買珍相國錄尚書事大司馬及齊神武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強不以為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等敗于韓陵世隆請赦天下節閔不許解斯椿既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掩執世隆及元彥伯俱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訖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帖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日且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游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

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跡入者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問省令王嫌遲道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于閣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儂衣皆裾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聽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奴云入此屋中有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糞米奴拂牀坐兼畫地戲糞中米亦握看之子容與謝遠看之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牀皆符同具以此對世隆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時位侍中領御史中尉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逼世承守轅轅為顥所禽顥讓而嚮之莊帝還宮贈司徒

北史四十八



嘉靖  
萬年  
無異  
字

世承弟弼字輔伯節閔帝時封河間郡公尋為青州刺史韓陵之  
敗欲奔梁數日與左右割臂為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為弼信待  
乃說弼曰今方同契濶宜當心瀝血示眾以信弼從之大集部下  
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刀殺之傳首京師

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莊帝初封樂鄉縣伯榮死與世隆赴  
晉陽元暉之立以度律為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朱  
兆入洛兆遷晉陽留度律鎮京師節閔帝時為使持節侍中大將  
軍太尉公兼尚書令東北道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神武間  
之與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經  
為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病及至母責之曰汝  
荷國恩無狀而反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  
後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西走灑也津人沈芳椿曰之

送齊神武斬之都

天光榮從祖兄子也少勇決榮特親愛之常預軍戎謀奉昌末榮  
據并肆仍以天光為都將總統肆州兵馬明帝崩榮向京師委以  
後事建義初為肆州刺史封長安縣公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  
鎮其根本謂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與元天  
穆東破邢杲元顯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後并肆不  
安詔天光兼尚書僕射為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  
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顯破還京師改封廣宗郡公初高平鎮  
城人赫貴連恩等為逆共推敕勤酋長胡琛為主號高平王遙臣  
沃野鎮賊帥破六韓怛寅琛入據高平城遣其大將万俟醜奴來  
寇涇州琛後與莫折念生交通侮慢怛寅遣使人費律如至高平  
誘斬琛為醜奴所并與蕭寶寅相拒於安定寶寅敗還建義元年

北史四十八

七



夏醜奴擊寶寅于靈州禽之遂僭大號時獲西北貢師子因稱神獸元年置百官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討醜奴天光初行唯有軍士千人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天光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至雍又稅人馬合得萬死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百下榮復遣軍士二千人赴天光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歧州禽其行臺尉遲菩薩醜奴棄歧州走還安定天光發雍至歧與岳合勢破醜奴獲蕭寶寅於是涇幽二夏北至靈州及賊黨結聚之類竝降唯賊行臺万俟道洛不下率眾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榮責天光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百詔削爵為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道洛戰敗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為大將軍天光乃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破其東城賊遂潰敗城中無水眾聚熱渴有入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天光恐失賊帥乃遣謂慶雲可以早降若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又謂曰相知須水今為小退賊眾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暮布立人馬為防衛之勢又伏人槍中其夜慶雲道洛果突出至宿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禽獲賊窮乞降而已天光岳悅等議悉阮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梁鄯善咸來款順詔復天光前官爵岳聞榮死還涇州以待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洛之策既而莊帝進天光爵為廣宗王元暉又以為隴西王及聞余朱兆已入京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暉更舉親賢遣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節閔帝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



討宿勤明達禽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于等  
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神武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暇他  
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時神武軍旣振余朱兆  
仲遠等竝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  
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天光不得已東下與  
仲遠等敗于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橋拒之天光不得度西北  
走被執與度律竝還於神武神武送於洛斬於都市余朱專恣分  
裂天下各據一方當爾自出而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  
之兆與仲遠爲不同矣

論曰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頽虧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則于忠  
專恣繼以元叉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極其陵暴於是四  
海翬然已有群飛之漸逮于靈后反政宣淫於朝傾覆之徵於此  
至矣余朱專恣將帥之列下暴虐人神怨憤遂  
有巨猾挾獎之志援至逐惡之功及夫余朱專恣元顯戮邢杲捕  
韓某醜奴寶貨咸集焉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冀  
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沉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其  
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跡凶忍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  
之宰國之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跋扈隆實指蹤兆爲戎  
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廢帝立三迴天倒日  
遂至於此豈非天將去之始以共定終於惡死以至殄滅  
其難齊以驅除矣

丁卯正月廿三日晚畢 同九月廿三日校







雷紹

毛遐弟鴻賓

乙弗朗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也祖就沛縣令父惠行太原太守瑞貴  
達竝贈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余朱榮引為大行臺郎中甚  
見親任以為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  
居之門下為腹心之寄封陽邑縣公及元顥內逼從車駕於河陽  
除侍中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公莊帝還洛改封樂陵郡公仍  
侍中瑞雖為余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間帝亦賞遇之嘗謂侍臣  
曰為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以青  
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為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  
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三從內竝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

州大中正余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  
隆等竝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時余朱天光擁眾關  
右帝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為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  
達長安會余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  
之於世隆世隆遂誅之太昌初贈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  
恭穆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為酋帥延慶娶余朱世隆姊故被余朱  
榮親遇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  
海郡公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世隆白節  
閔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深於定州討之深以靈助善占百姓信  
惑未易可圖欲還師入據關拒嶮以待其變延慶以靈助庸人彼  
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宜詭言西歸可襲而禽深



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詰朝造靈助壘遂破禽之及韓陵戰  
敗延慶與尔朱仲遠走度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神武仍從  
并州後赴洛季武帝以為中軍大都督季武之西齊神武誅之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為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  
明帝時為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人不安椿乃將家投尔朱榮征  
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  
頗亦關預莊帝初改封陽曲縣公除榮大將軍府司馬後為東徐  
州刺史及榮死椿甚憂懼時梁以汝南王悅為魏王資其士馬次  
於境上椿遂棄州歸悅悅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公又  
為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尔朱兆入洛悅知不遠南旋椿復背悅歸  
兆以參立節閔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城陽郡公尋  
加開府時椿父足先在秀容忽有傳其死問椿請減已階以贈之  
壽知其父猶有詔復官仍除其父為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椿以  
尔朱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隆不說欲害  
爾朱兆執椿勝還營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  
壽尔朱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  
今俱命為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及  
韓陵之敗椿謂都督賀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尔朱我等死無類矣  
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投尔朱部曲  
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孫承業顯智等襲世隆彥伯兄弟並  
斬於閭闔門外椿入洛縣世隆兄弟首于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曰  
汝與尔朱約為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情乃  
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神武及神武入洛椿謂賀拔



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國  
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  
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孝武帝立拜椿侍中儀  
同開府城陽郡公父足亦加開府子悅太中大夫同日受拜當時  
榮之椿自以數反意常不安遂密勸孝武帝置閣內都督部曲又  
增武直人數百直閣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以充之又說  
帝數出游幸號令部曲別爲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  
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神武帝從  
之以椿爲前驅大都督椿因奏請率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  
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  
兵於人恐生他變今度河萬一有功是滅高歡復生一高歡矣  
帝遂救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聞構不用言  
計豈天道乎帝勒兵河橋命椿自洛而東至武牢帝以賈顯智背  
叛東師失律將幸關中乃遣使命椿因從入關拜尚書令侍中如  
故封常山郡公歷位司徒太保仍尚書令時寇難未息內外戒嚴  
唯椿得列威儀鳴騶清路遷太傅薨年四十三帝親臨弔百寮赴  
哭詔賜東園祕器遣尚書梁邵王景略監護喪事贈大將軍錄尚  
書三十州諸軍事侍中恒州刺史常山郡王諡曰文宣祭以太牢  
又詔改大將軍贈大司馬給輜輶車及葬車駕臨於渭陽止紼慟  
哭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  
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有四子悅恢徵  
演演爲齊神武所殺三子入關

徵字士亮博涉群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  
一溢米少以父勳賜爵城陽郡公大統末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稍



遷兼太常少卿自魏季武遷西雅樂廢缺徵博采遺逸稽諸典故  
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鐸于者近代絕此器或有自蜀得之  
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鐸于也衆弗信之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  
芒筒將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六宮建拜司樂  
下大夫遷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內史  
下大夫天和三年周武帝以徵經有師法詔令授皇諸子宣帝時  
爲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修之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  
爲夫子儒者榮之六年除司宗中大夫行內史仍攝樂部進封歧  
國公尋轉小宗伯除太子太傅仍小宗伯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  
大宗伯時武帝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  
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竟不許帝之爲太子也宮尹鄭  
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適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

中大夫其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用十六管帝  
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之曰禮云十二律轉相生聲五具在十六  
焉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然詳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  
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臣恐鄭聲亂樂未合於古夫音樂之  
起本於人心天之應人有如影響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  
譴之以殃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化紂爲朝歌北  
里之音而社稷滅是知樂也者和情性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禍  
福所基盛衰攸繫安可不慎哉案譯之所爲不師古始若以月奏  
一笙則鍾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之備已充廟廷今若益之  
於何陳列方須更闢堦墀增修廊宇非急之務寧可勞人如謂笙  
管之外不須加造則樂之損益豈繫于笙進退無據竊謂不可帝  
頗納之且令停譯所獻及武帝山陵回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



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  
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帝後肆行  
非度、昏慮日甚、徵以荷武帝重恩、嘗備位師傅、乃止疏極諫、指陳  
帝失、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于獄、徵懼不免、獄卒張元平哀之、乃  
以佩刀穿牆送之、出元平被捶拷百數、而無所言、徵既出、匿于人  
家、後遇赦得免、然猶坐除名、隋文帝踐極、例復官爵、除太子太傅、  
仍詔徵修撰樂書、開皇四年薨、年五十六、初、隋文帝為大司馬、有  
外姻喪、徵就第弔之、久而不出、徵怒、遂弗之待、比出、候徵已去矣、  
隋文帝以此常恨之、至是詔所司諡之曰、閻子該、嗣徵所撰樂典  
十卷、兄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子、政嗣、

政明、悟有器幹、隋開皇中以軍功授儀同、甚為楊素所禮、大業中  
位尚書兵曹郎、漸見委遇、玄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  
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於政、尋遷兵部侍郎、

稱為幹理、玄感之反、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及帝窮  
玄、縱黨與、政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和、遂送政、鏤至京  
師、以先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請變常法、行刑、帝許之以出、金  
光門縛之於柱、公卿百寮並親擊射、繚其肉多不暇者、然後烹焚、  
揚其骨灰、椿弟元壽性剛毅、諒直、武力過人、彎弓兩石、左右馳射、  
歷位吏部尚書、封桑乾縣伯、孝武踐阼、進爵為公、除豫州刺史、及  
車駕西巡、為部下所殺、贈司空、公諡曰景莊、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也、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  
氣、初為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顯度乃率鎮人浮  
河而下、達秀容、為余朱榮所留、隨榮破葛榮、封石艾縣公、累遷南  
兗州刺史、余朱榮之死、顯度奔梁、普泰初、還朝、後隨余朱度、律等



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智等先據河橋誅余朱氏孝武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永熙三年爲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親故祖餞于張方橋顯度執酒曰顯智性輕躁好去就覆敗吾家其此人也武帝入關後顯智果同於齊神武孝武帝怒乃賜顯度死

智字顯智少有膽決以軍功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伯及余朱仲遠爲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余朱崇死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莊帝聞而善之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不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解喻得全後進爵爲公隨度律等敗于韓陵智與顯度斛斯椿謀誅余朱氏顯度據守北中城令智等入京禽世隆兄弟孝武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爲人害孝武徵還京師加侍中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竇泰所破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也其先荊州蠻酋徙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乃贈荊州刺史子鵠逢北鎮擾亂南至并州余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參軍使詣京師靈太后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齊封南楊縣子令還赴榮建義初拜晉州刺史封永安縣伯永安二年以招納叛蜀進封中都縣公又兼尚書行臺政有威信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臺進封西陽郡公尚書如故假驃騎將軍率所部爲都督時余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爲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人流亡乃勒有粟家分濟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余朱榮死世隆等遣



書招子鵠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都督豫州刺史行達汲郡聞余朱兆入洛乃度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元暉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余朱仲遠仲遠奔梁收其兵馬時梁遣元樹入寇陷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大敗奔入城門遂圍之樹請歸南以地還魏許之及樹衆半出子鵠擊破之禽樹及梁譙州刺史朱文開班師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後除兗州刺史子鵠先遣腹心緣歷人間採察得失及至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于是州內震悚及季武帝入關子鵠據城爲應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齊神武遣儀同三司婁昭等討之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而大野拔因與相見令左右斬子鵠以降

侯深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季明末年六鎮飢亂深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余朱榮路中遇寇身被苦褐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爲中軍副都督莊帝卽位封厭次縣子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除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屯據薊城榮令深討樓配衆甚少或以爲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深曰我兵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且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遁走追禽之以功賜爵爲侯尋爲平州刺



史仍鎮范陽及尔朱榮死太守盧文偉誘深出獵閉門拒之深率部曲屯于郡南為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為大使慰勞燕薊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深所敗元暉立授深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公節閔帝立仍加開府後隨尔朱兆拒齊神武於廣阿兆敗走深後從神武破尔朱氏于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齐武帝末深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使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使通誠於神武及齐武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深不時迎納城人劉桃符等引暹入據西城深爭門不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為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深行青州事齐神武又遺書深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于東邁齊人澆薄齊州人尚能迎汝陽王吉州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深乃徇還迎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深懷高陽郡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親率輕騎夜趣青州城人執貴平出降深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于鄴明不同於斛斯椿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為青州刺史深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州遂劫光州庫軍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璐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部以慈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遂奔梁達南青州境為曹燕者斬之傳首于鄴家口配沒賀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回者魏初為大莫弗祖尔頭驍勇絕倫以良家鎮武川因家焉獻文時以功賜爵龍城縣男為本鎮軍主父度拔性果毅襲爵亦為本鎮軍主正光末沃野人破六韓拔陵反懷朔鎮將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一旅其賊偽署王衛可瓌徒黨尤盛既攻沒武川又

七十四

九



陷懷朔度拔父子竝爲賊所虜度拔乃與周德皇帝合謀率州里  
豪傑珍念賢乙弗庫根尉遲檀等招義勇襲殺可瓌朝廷嘉之未  
及封賞度拔與鐵勒戰沒季昌中追贈度拔肆州刺史允使弓馬  
頗有膽略初度拔之死允兄弟俱奔相州刺史廣陽王深深敗歸  
尔朱榮允父子兄弟竝以武藝稱榮素聞其名待之甚厚建義初  
封壽陽縣侯永安中進爵爲公魏長廣王立除開府儀同三司封  
燕郡王兼侍中使蠕蠕還至晉陽屬齊神武將出山東允素知神  
武非常人早自結託神武以其北土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  
都參定大策中興初轉司徒領尚書令神武入洛進爵爲王轉太  
尉加侍中魏季武旣忌神武以允弟岳據關中有重兵深相委託  
潛使來往當時咸慮允爲變及岳死季武又委岳兄勝心腹之寄  
神武意舊尤全護之天平元年因與神武獵或告允引弓擬神武  
乃置於樓上餓殺之年四十八神武親臨哭之贈太保允三子世

文世樂難陀興和末齊神武竝召與諸子同學武定中敕居定州  
賜田宅允弟勝

勝字破胡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衛可瓌之  
圍懷朔勝時亦爲軍主從父度拔鎮守旣被圍經年而外援不至  
勝乃慷慨白鎮將楊鈞請告急于大軍鈞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得  
十餘騎夜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  
州白臨淮王彧以懷朔被圍之急彧以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還  
令報命乃復攻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  
胡與官軍至矣城中納之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乃馳  
還報懷朔懷朔亦潰勝父子遂爲賊所虜尋而襲殺可瓌衆令勝  
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費穆奇勝才略厚禮留之委以



兵事時廣陽王深在五原為破六韓賊所圍召勝為軍主以功拜  
統軍又隸僕射元纂鎮恒州時有鮮于河胡擁朔州流人南下為  
寇恒州城人應之勝與兄允弟岳相失勝南救肆州允岳投余朱  
榮榮與肆州刺史尉慶賓構隙引岳攻肆州陷榮得勝大悅曰吾  
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定勝兄弟三人遂委質事榮時杜洛周據幽  
定葛榮據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欲屈君鎮之如何  
勝曰是所願也榮乃表勝鎮井陘以所乘大馬并銀鞍遺之及榮  
入洛以預定策立季莊帝功封易陽縣伯後元天穆北征葛榮大  
破之時杜洛周餘燼韓樓在薊城結聚以勝為大都督鎮中山樓  
善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顥入洛陽榮徵勝使與余朱兆自破石  
度大破顥軍禽其子冠受遂前驅入洛進爵真定縣公及榮死勝  
與田怡等奔赴榮第時宮殿之門未加嚴以怡等議即攻門勝止  
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輩不多何輕爾怡乃止  
及世隆夜走勝隨至河橋勝以為臣無讎君之義遂勒所部  
莊帝大悅仲遠逼東郡詔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東征諸將率  
一千會鄭先護討之為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  
仲遠兵至更戰不利降之復與余朱氏同謀立節閔帝以功拜右  
衛將軍及余朱氏將討齊神武勝時從余朱度律度律與兆不平  
勝以臨敵構隙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之及為兆所執  
度律大懼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爾殺可瓌罪一也天柱薨後  
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勝曰可瓌  
作逆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為罪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  
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密邇內構嫌隙自古  
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懼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勝既免行百



餘里方追及度律齊神武既克相州兵威漸盛於是兆及天光仲  
 遠度律等眾十餘萬陣於韓陵兆率鍬騎陷陣出齊神武後將乘  
 其背而擊之度律惡兆之驍悍懼其陵已勒兵不進勝以其攜武  
 遂以麾下降齊神武度律軍以此免退遂大敗太昌初以勝為領  
 軍將軍尋除侍中孝武帝將圖齊神武以勝弟岳擁眾關西欲廣  
 其勢援乃拜都督荊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道大  
 行臺尚書左僕射勝多所克捷河北邊為丘墟梁武帝敕其子雍  
 州刺史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爾宜慎之勿與爭鋒遂城守不  
 敢出尋進位尚書令進爵琅邪郡公及齊神武與孝武帝有隙詔  
 勝引兵赴洛至廣州猶豫未進而帝已入關勝還軍南陽遣右丞  
 楊休之奉表入關又令府長史元穎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西赴  
 關中進至浙陽詔授勝太保錄尚書事聞齊神武已平潼關禽毛  
 鴻賓勝乃還荊州州人鄧誕執元穎引齊師時齊神武已遣行臺  
 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赴之勝敗中流矢奔梁在南三年梁武帝遇  
 之甚厚勝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于  
 南苑勝自是之後每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  
 之意既至長安請闕謝罪魏帝握勝手歔歔久之曰初平西徙永  
 嘉南度漢晉皆爾事乃關天非公之咎也乃授太師從周文帝禽  
 竇泰於小關攻弘農下河北禽郡守孫曼摧破東魏軍于沙苑奔  
 追至河上仍與李弼別攻河東略定汾絳河橋之役勝大破東魏  
 軍周文令勝收其降卒而還及齊神武率眾攻玉壁勝以前軍大  
 都督從周文見齊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  
 勝適與神武遇連叱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勝  
 持稍追神武數里刃垂及之神武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為流矢所

嘉靖  
 萬曆  
 年  
 奔  
 追  
 子  
 倒



中死比副騎至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  
也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為神武所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十  
年薨于位臨終手書與周文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  
掃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  
恩遇爾周文覽書流涕久之勝長于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  
飛鳥十中其五六周文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  
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重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  
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卷而已初勝  
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周文不拜尋而自悔周文亦有望焉後  
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池中周文投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  
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  
皆如此也周文悅因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太宰錄尚  
書事諡曰貞獻明帝二年以勝配文帝廟庭無子以弟岳子仲華  
嗣位開府儀同三司襲爵琅邪公大象末位江陵總管勝弟岳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死好士初為太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  
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與父兄赴援懷朔  
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大駭後  
廣陽王深以為帳內軍主與兄勝俱鎮恒州州陷投余朱榮榮以  
為都督每帳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榮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問  
計於岳岳曰夫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強位望隆  
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救何往不克何向不摧古人云朝謀不及  
夕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相顧良久曰卿此言真丈夫  
之論也未幾孝明帝暴崩榮疑有故乃舉兵赴洛配兵甲卒二千  
為先驅至河陰榮既殺朝士因欲稱帝疑未能決岳乃從容致諫

兵官作岳

七



榮尋亦自悟乃尊立存莊以定策功賜爵樊城鄉男從榮破葛榮  
平元顯累遷左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  
騷動榮將遣岳討之私謂其兄勝曰醜奴足為勍敵若岳往無功  
罪責立至假令克定恐讒愬生焉乃謂余朱氏一人為元帥岳副  
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為右廂大都督並為天光之副  
以討之時赤水蜀賊兵斷路天光眾不滿二千及軍次潼關天光  
有難色岳乃進破之於渭北軍容大振時醜奴自圍岐州遣其大  
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行醜同向武功南度渭水攻圍趙州天  
光遣岳率千騎赴援菩薩攻柵已克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  
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乃自驕令省事傳語  
省事曰水應答不遜岳怒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于是各  
還岳於渭南傍水分精兵數十為一處隨地形勢置之明日將百  
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且竝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  
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處岳便馳馬  
東出似欲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度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  
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  
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虜三千人馬  
亦無遺遂禽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  
定天光方自雍至與岳合勢宣言今氣候已熱非征討之時待至  
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北  
百里綱川使太尉侯伏侯元進據險立柵岳知其勢分密與天光  
嚴備昧且攻圍元進柵拔之即禽元進自餘諸柵悉降又輕騎追  
醜奴及之于平涼之長阮一戰禽之高平城中又執蕭寶寅以歸



賊行臺方侯道洛退保牽屯岳攻之道洛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以為將天光又與岳度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頻出城拒戰竝禽之餘眾皆悉院之三秦河渭瓜涼鄯州咸來歸款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復叛岳又討禽之天光雖為元帥而岳功效居多進封樊城縣伯尋詔岳都督涇州刺史進爵為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普泰初除都督岐州刺史進清水郡公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人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之二年加都督雍州刺史天光將拒齊神武遣問計於岳岳曰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天光不從後果敗岳率軍下隴赴雍禽天光弟顯壽以應齊神武及季武即位加關中大行臺永熙二年季武密令岳圖齊神武遂刺心血持以寄

岳岳懼乃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眾趨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託以救馬於原州為自安之計先是費也頭方侯受洛于鐵勒斛律沙門解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等擁眾自守至是皆款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又會平涼受岳節度唯靈州刺史曹泥不應召通使於齊神武神武乃遣左丞翟嵩使至關中間岳及侯莫陳悅三年岳召悅會於高平將討曹泥令悅前驅而悅受神武指密圖岳岳弗之知而先又輕悅悅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令其壻元洪景斬岳於幕中朝野莫不痛惜之贈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都督關中二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武壯翟嵩復命于神武神武下牀鳴其頰曰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後岳部下收岳尸葬于雍州北石安原葬以王禮子緯嗣拜開府儀同三司周保定中錄岳舊德進爵霍國公尚周文帝女



侯莫陳悅代人也。父婆羅門，爲駝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作亂，遂歸。尒朱榮榮引爲府長流參軍。莊帝初，除金紫光祿大夫，封柏人縣侯。尒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爲天光右廂大都督，西伐克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除鄯州刺史。尒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暉立，進爵爲公，改封白水郡公。普泰中，除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齊神武，悅與岳下隴以應神武。至雍州，會尒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事。仍兼秦州刺史。三年，岳召悅共討曹泥，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衆皆畏服。悅心猶豫，不卽撫納。乃還入隴，止永洛城。岳所部聚于平涼，規還圖悅。周文帝時，爲夏州刺史。衆遣奉迎，周文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勸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周文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駝云：「儀同有教，欲還秦州守，以拒賊復。」結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言實，以次相警，皆散趨秦州。景和先馳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猜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悅自乘一騾欲往靈州，中路追騎將及，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禽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精神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睡卽夢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念賢字蓋盧，金城枹罕人也。父依就，以大家子戍武川鎮，仍家焉。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



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皆在天也何遽相  
 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稱後以破衛可瓌功除別將又以軍功封  
 屯留縣伯從公朱榮入洛兼尚書右僕射東道行臺進爵平恩縣  
 公永熙中季武以賢為中軍北向大都督進爵安定郡公加侍中  
 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初拜太尉為秦州刺史加太傅給後部鼓吹  
 三年以太師都督河州刺史大將軍久之還朝兼錄尚書事後與  
 廣陵王欣扶風王季等同為正直侍中時行殿初成未有題目帝  
 詔近侍各名之對者非莫允帝心賢乃為圓極帝笑曰正與朕意  
 同即名之河橋之役賢不力戰乃先還自是名頗減五年除都督  
 秦州刺史薨于州諡曰昭定賢於諸公皆為父黨自周文以下咸  
 拜敬之子華性和厚有長者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台州刺史  
 梁覽字景叡金城人也其先出自安定避難走西羌世為部落酋  
 帥曾祖穆以枹罕城歸吐谷渾後又歸魏封臨洮公祖顯為尚書

封南安公父釗河華二州刺史封新陽縣伯覽家世豪富累于  
 金季昌初秦州莫折念生胡琛等反散財招募有二千人鎮河州  
 從大軍平賊歷梁河二州刺史封安德縣侯覽既為本州刺史盛  
 修甲仗人馬精銳吐谷渾憚不敢出皆曰梁公在未可行也永安  
 中詔大鴻臚琅邪王皓就策授世為河州刺史永熙中改封郡公  
 大統二年加大尉其年覽從弟企定反欲圖覽覽與數戰未能平  
 王師至始破之四年遷太傅及河橋之役王師敗時病留長安趙  
 青雀反北城覽為之謀主事平乃見殺于鶴雀位儀同三司大都  
 督後坐事免死

雷紹字道宗武川鎮人也九歲而孤有膂力善騎射年十八給事  
 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



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究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歎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卽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毀骨立。由是知名。鎮將召補鎮佐。後隨賀拔岳征討。爲岳長史。岳有大事常訪而後行。及齊神武起兵，岳恥居其下。紹乃勸岳迎孝武西都。長安以順討逆。岳曰：吾本意也。後岳信諸將言欲保關中坐觀成敗。紹知計不用。請爲邊州建功。岳曰：君有毗佐之力當總大州。遂以紹爲京兆太守。清平理物甚得人和。在郡踰年岳被害。初紹見岳數與侯莫陳悅宴語。嘗謂岳曰：公其慎之。岳不從。果及於難。紹乃棄郡馳赴岳軍。與寇洛等迎周文帝。悅平以功授大都督涼州刺史。紹請留所領兵以助東討。請單騎赴州。刺史李叔仁擁州逆命。紹遂歸。永熙三年以紹爲渭州刺史。進爵昌國伯。初紹爲岳長史。周文爲岳左丞。及居相常以恩舊接之。卒於州。紹性好施祿。賜皆分贍親故。及死日無以送終。兼敬信佛道。遺教其子曰：吾本鄉葬法。必殺犬馬於亡者。無益汝。宜斷之。斂以時服。事從約。儉還葬。長安天子素服臨弔。贈太尉。賜東園祕器。子渙。毛遐字鴻遠。北地三原人也。世爲酋帥。曾祖天受。大武時至定州。刺史始昌子傳至。遐四世不絕。正光中蕭寶寅爲大都督討關中諸賊。咸陽太守韋邃時爲都督。以遐爲都督府長史。寶寅敗還。長安三輔騷擾。遐因辭。遂還北地。與弟鴻賓聚鄉曲豪傑。遂東西略地。氏羌多赴之。共推鴻賓爲盟主。旣而賊帥宿勤買奴自號京兆。於北地。遐詐降之。而與鴻賓攻其壁。賊自相斫射。縱兵追擊。七柵皆平。後寶寅構逆。謀遐知之。乃寄書與鴻賓。索馬迎接。復於馬柵。建旗鼓。以拒寶寅。攻其將盧祖遷。禽之。寶寅以是日拜南郊。



稱號禮未畢而告敗寶寅懼口乾色變不遑部伍人皆亂還詔授  
遐南幽州刺史進爵為伯遐又攻破其將侯終德寶寅知內外勢  
異輕將十數騎走巴中冬方俟醜奴陷秦州詔以遐兼尚書二州  
行臺季武帝入關敕周文帝置二尚書分掌機事遐與周惠達始  
為之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遐少任俠有智謀世為豪右  
貲產巨億士流貧乏者多被賑贍故中書郎檀翥尚書郎公孫軌  
等常依託之至于自供衣食麤弊而已死之日鄉黨赴葬咸共痛  
惜

鴻賓大鼻眼多鬚鬚黑而且肥狀貌頗異氏羌見者皆畏之加膽  
略騎射倣儻不拘小節昆季之中尤輕財好施遐雖云早立而名  
出其下及賊起鄉里推為盟主常與遐一守一戰後拜岐州刺史  
散騎常侍開國縣侯遐笑謂鴻賓曰擊賊之功吾不居汝後至於

受賞汝在吾前當以德濟物不及汝故明帝以鴻賓兄弟所定處  
多乃改北地郡為北雍州鴻賓為刺史詔曰此以畫錦榮卿也改  
三原縣為建中郡以旌其兄弟後余朱天光自關中還洛夷夏心  
所忘者皆將為隨鴻賓亦領鄉中壯武二千人以從洛中素聞其  
名衣冠貧冗者競與之交尋拜西兗州刺史賜寓倦游之輩四座  
常滿鴻賓資給衣食與邑悉同私物不足如有公費轉南青州刺  
史未幾徵還為有司所糾鴻賓遂逃匿人間月餘特詔原之及季  
武帝與齊神武有隙令鴻賓鎮潼關為西道之寄車駕西幸漿糗  
乏絕待官三二日間唯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于關桑文武從  
者始解飢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  
忘主人仍留守潼關後神武來寇見禽至并州憂志卒鴻賓弟鴻  
顯位散騎常侍封縣侯遐乳母所產也一字七寶遐養之為弟因



姓毛氏勁悍多力後隨諸兄戰鬪多先鋒陷陣大統四年爲廣州刺史與駱超鎮東陽陷東魏卒子野又

乙弗朗字通照其先東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與魏徙代後因家上樂焉朗少有俠氣在鄉里以善騎射稱孝莊末北邊擾亂避地居并肆間余朱榮見而重之甚相接待以功封蓮勺子後隸賀拔岳從余朱天光西討爲岳左廂都督孝武帝之禦齊神武授朗閭丙大都督及帝西入詔朗爲軍司先驅靖路至長安封長安縣公卒於岐州刺史初朗忠積冷周文賜三石東生散令朗法服之使人問疾朝夕相繼見重如此臨終惟云恨不見河洛清平重反京縣以此爲恨三舉手搥床而便氣盡贈太尉子胤位宮伯開府儀同三司與周閔帝謀宇文護見殺論曰朱瑞以向義受戮延慶以違順遇禍各其命焉外所椿屢踐

清

危機終獲貞吉豈人謀之所致也徵洽聞強記以夔襄任已終使威英不墜詔獲惟新加以盡心所事無忘直道抗辭正色顛沛不渝蓋有周之忠烈乎賈顯智樊于鵠侯深等並驅馳風塵之際但自陷夷戮觀其遺跡雖獲罪于霸政求之有魏得失未可知也賀拔允昆季以勇略之資備馳競之日茲選時投隙展効立功始則委質余朱中乃結款高氏大昌之後卽帝圖高察其所由固非守節之士及勝壘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榮持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羸兵抗三秦勅敵奮其智勇克窮凶深雜種畏威遐方慕義斯亦一時之盛矣卒以勳高遠禍無備嬰戮惜哉昔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功成夙殞周文籍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其然矣侯莫陳悅肆行殘虐死不旋踵觀其亡滅蓋自取之念賢有始有

及古開一編

年



卒取敬群公梁覽終以取禍鮮克之義雷紹馳騫雲雷之秋毛退兄弟致力經綸之只乙弗朗展轉擾攘之中卒獲歸順美矣

丁卯正月廿四日午前畢 同九月廿四日夜校

三十九終

入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八

辛雄

族祖琛 琛子術 術族子德源

楊機

高道穆

兄謙之

綦雋

山偉

宇文忠之

費穆

孟威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也父暢汝南鄉郡二郡太守雄有孝性居父憂殆不可識清河王懌為司空辟為左曹懌遷司徒仍授左

卷之四十五



曹雄用心平直加以開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每謂人曰必也無訟幸雄有焉歷尚書駕部三公郎會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匡服欲與棺諫諫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諤諤之性簡自帝心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未幾匡除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稱雄之美左僕射蕭寶寅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為獄成悉不斷理詔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借不濫借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

吏使出入縱精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懲勸懲恤者也古人唯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冤而不理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為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人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以為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季明納之後除司空長史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為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季明欲親討以荊州為先詔雄為行臺左丞與臨淮王或東趣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鷓路衍稽留未進或師已次汝濱逢北溝求救議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王執塵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或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車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或軍令速

七史五十一



赴擊賊聞果自走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於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為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

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後為吏部郎中及余朱榮入洛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孝莊欲以雄為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知孝莊曰寧失亡而用之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後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通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人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眾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者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闕門和穆季悌卓然者宜旌其門閭莊帝從之因詔人年七十者授縣八十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永熙三年兼吏部尚書時近習專恣雄懼其譖慙不能守正論者頗譏之孝武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神武至洛



於永寧寺大集朝士責雄及尚書崔季芬劉廐楊機等曰爲臣奉  
主匡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  
在乃誅之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  
史溫良雅正初爲克州安東府主簿與祕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  
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後爲太尉騎兵參  
軍每爲府王清河王懌所賞至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爲  
上策及梁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爲荊州軍司纂善撫將士人多  
用命賊甚憚之會孝明崩諱至咸以對敵欲必以問纂曰安危在  
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爲義  
宗所圍相率固守季莊卽位除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  
義宗尚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  
功也永安二年元顥乘勝至城下爲顥禽之季莊還宮纂謝不守  
之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之過轉滎陽太守百姓  
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前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內患之  
纂伺捕禽獲梟於郡市百姓欣然纂僑屬洛陽太昌中乃爲河南  
邑中正永熙三年除河內太守齊神武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神  
武慰勉之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吾執河內  
手也尋爲兼尚書南道行臺西荊州刺史時蠻酋樊大能應西魏  
纂攻之不尅而敗爲西魏將獨孤信所害贈司徒公雄族祖琛  
琛字僧貴祖敬宗父樹寶竝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  
母無恙坐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  
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閣曰勿使丞入也季文南征麗從輿駕詔  
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爲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  
多事產業琛每諫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竝不問後加龍驤將軍



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  
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  
崇有慙色卒於官琛寬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于色當官  
奉法所在有稱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爲侍御史監揚州軍賊  
平錄勅書時李崇猶爲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逢其父  
今復逢其子早卒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魏子建爲山南行臺以  
爲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于榮陽爲人所劫害贈東秦州刺史後  
弟術

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  
典營繕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尅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爲清河  
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  
闕上書請立碑頌德齊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游道中書侍郎  
李紇等並追詣晉陽俱爲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六年侯景叛  
除東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禽蕭明遷東  
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略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  
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度淮者三千  
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敕術自今所統十餘州  
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  
人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台斬城二鎮將犯法術皆  
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  
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  
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  
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  
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



於太廟此璽卽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於天既  
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沒于劉聰聰敗沒於石氏  
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  
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  
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焉尋徵爲殿中尚書領太常卿  
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兗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大  
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獎也  
疎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  
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  
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天係末文  
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入無謗譴其  
所旌擢後亦皆致顯術清儉寡嗜欲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

以威嚴牧入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  
定淮南凡諸貨物一豪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  
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主王  
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饒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  
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南州刺史子閣卿尚書郎  
閣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術族子  
德源

德源字季基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左丞德源沈靜好學  
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美儀容中書侍郎裴讓之特相愛好  
兼有龍陽之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  
竝虛襟禮敬同舉薦之後爲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德源本  
貧素因使薄有資裝遂餉執事爲父求贈時論鄙之中書侍郎劉



逖上表薦德源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籍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  
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  
之雅器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後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及還待  
詔文林館位中書舍人齊滅仕周爲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  
尉遲迴起逆以爲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隋受禪不得調者  
久之隱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素與武陽太守盧  
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爲交結恐有姦  
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及還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  
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  
卷注楊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奏以爲穆轉諮議參軍卒官有  
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德源從祖兄元植  
齊天保中司空司馬學涉有名聞于世德源族叔珍之少有氣俠  
歷位北海太守後行平州事卒於州贈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諡  
曰恭子愨武定末開府鏡曹參軍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也祖伏恩徙居洛陽因家焉機少有志節  
爲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竝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  
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臥而已暉曰吾聞君  
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吾既委得其才何爲不可由是聲名更著  
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爲京兆王愉國中  
尉愉甚敬憚之後爲洛陽令京輦於其成風訴訟者一經其前後  
皆識其名姓并記其事理歷司州別駕清河內史河北太守竝有  
能名永熙中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表公正已爲時  
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竝爲齊神  
武所誅



高恭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也祖潛獻文初賜爵陽朔又詔以沮  
渠牧犍女賜潛為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父崇字積善少聰  
敏以端謹稱家資富厚而崇志尚儉素初崇舅氏坐事誅公王痛  
本生絕胤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啓復本姓襲爵除  
洛陽令為政清斷吏人畏其威風發植不避強禦縣內肅然卒贈  
滄州刺史諡曰成道穆以字行于世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儁士  
幼孤事兄如父母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文脫羊  
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  
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求用於匡匡遂引為御史其所糾擿不避  
權豪正光中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崇之子多有非  
法逼買人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埭上為木人執節道  
穆繩糾悉毀去之并表發其贓貨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  
榮甚憚之蕭寶夤西征以為行臺郎中委以軍機之事後屬牙謙  
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于孝莊孝莊時為侍中深相保護及即  
位賜爵龍城侯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及元顥逼武牢或勸帝  
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言關中殘荒請車駕北度循河東下  
帝然之其夜到河內郡北帝命道穆燭下作詔書布告遠近於是  
四方知乘輿所在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公於時朱榮欲  
迴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此桓  
文之舉也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可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  
深然之及孝莊反政因宴次謂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社  
稷不安可為朕勸其酒令醉因榮陳其作監軍時臨事能決實可  
任用尋除御史中尉仍兼黃門道穆外執直繩內參機密凡是益  
國利人之事必以奏聞諫爭盡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



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叔宋世良等三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百姓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其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數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松砂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廣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之用揚侃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尔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表冠

失儀道穆便曰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捧破其事公主深恨道穆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又謝朕尋敕監儀注又詔祕書圖籍及典書細素多致零落可令道穆總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向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爲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于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更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



魏書送作  
魏書諸作  
詣

直十人名錄廷尉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為之御史若  
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  
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  
彈聞廷尉科案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為惡取敗不  
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送相  
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諸門下通訴別加案檢如此  
則肺石之傍怨從可息藜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  
直及余朱榮死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謂曰今當得精選御  
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為御史故有此詔及余朱世隆等  
戰于大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  
隆等于是北遁加衛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時  
雖外託征繼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為南巡之計未發會余朱兆入

洛道穆盧禍託病去官世隆以其忠於前朝遂害之太昌中贈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子士鏡襲爵為北豫州刺史道穆  
兄謙之

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以孝聞專意經史天文算歷圖緯之書悉  
所該涉好文章留心老幼其父嘗為中行河陰令先是有入囊  
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  
乃偽枷一囚立于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令欲刑之密遣腹心  
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故送案問悉獲其  
實并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尋正河陰令  
在縣二年損益政體多為故事時道穆為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  
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而陳得失其伎幸之輩  
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



夫多  
官  
在朝顧

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  
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惡上  
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  
先臣崇之爲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于政近  
年已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  
章而祖愚臣亦望策其駕蹇少立功名乞行新典更明往制庶茲  
衆望禁煩自屏心詔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以爲自正光以來邊  
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但知將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  
不實惟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略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  
賦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誠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  
請託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  
罰謂在朝顧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損政使讒諂甘心忠謹息  
義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人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係妻子競逃王  
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  
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  
課入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故  
有國有家者不患人不我歸唯患攻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  
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伏願少聖覽察靈太后得其  
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  
除爲國子博士謙之與袁翻常景儼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  
好施贍恤言諾無虧居家儉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  
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謙之以父舅氏沮  
滌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乃修涼書十卷行于世涼國盛事佛  
道爲論貶之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流競以佛理來難謙之

北史五十一



遂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曆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者  
 撰為一家之法雖未行于世識者歎其多能時朝議鑄錢以謙之  
 為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  
 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為周制九府圜法至景王  
 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  
 文帝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為  
 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  
 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  
 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  
 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貴詒  
 訓其次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  
 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人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海如身使

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饒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州茅之  
 臣出財助邊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權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  
 鹽法既興錢弊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關百蠻內不增賦者  
 皆計利之由也今群祇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倉儲  
 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  
 錢猶屢改竝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寇難疾除州郡淪敗人物彫  
 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實益何損于政何妨于人也且政興  
 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  
 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  
 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且欽  
 明之主豈得坐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  
 竝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



正光中爲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爲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深所寵任會謙之家僮訴其神軌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營州刺史諡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冤屈謙之弟謹之字道修父崇旣還本姓以謹之繼沮湜氏

綦儁字擲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儁孝莊時仕累遷爲滄州刺史甚爲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尔朱世隆等誅齊神武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議所立莫有應者儁避席曰廣陵王雖爲尔朱扶戴當今之聖主也神武將從之時黃門崔陵議不同高乾魏蘭根等固執陵言遂立孝武帝及帝入關神武深思儁言常以爲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勳貴排儁騶列

倒儁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賀拔勝出鎮荊州過儁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瓊獎被勝更遺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爲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諡曰文貞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祖強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爲奏事中散從獻文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父幼之位金明太守偉涉獵文史孝明初元匡爲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爲羽林隊主擡直長於殿門偉卽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時天下無



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需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  
又欲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  
人又因奏立勳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敘偉遂奏  
記贊義德美義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  
因是稱薦之又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  
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為諫議大夫余朱榮之害朝士偉  
時守直故免禍及季莊入宮仍除偉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儀  
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考外兵郎李奐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  
偉少居後路逢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  
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領著作  
郎節閔帝立除祕書監仍著作初余朱兆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  
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為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

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季靜初除衛大  
將軍中書令兼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諡曰文貞公國史自鄧彥海崔深崔  
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恭儁及偉等諂說上黨王  
天穆及余朱世隆以為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  
恭儁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  
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  
由也外示沈厚內實矯競與恭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  
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為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  
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  
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長子昂襲爵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居代



都父侃卒於書侍御史忠之涉獵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  
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  
為黑字後敕修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梁武  
定初為尚書右丞仍修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為中書  
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試焉既獲丞  
職大為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發  
疾卒于君山

費穆字朗興代人也祖于位商賈二曹令懷州刺史賜爵松陽男  
父萬襲爵位梁州鎮將贈冀州刺史穆性剛烈有壯氣頗涉文史  
好尚功名宣武初襲爵稍遷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臨  
太后之元舅恃外戚之親多為非法穆正色匡諫集亦憚之後蠕  
蠕王婆羅門自涼州歸降其部眾因饑侵掠邊邑詔穆銜旨宣慰  
莫不款附明年復叛入寇涼州除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仍  
為別將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見  
敵便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  
羸劣之眾為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俄而競至伏兵奔擊大破之  
及六鎮反叛穆為別將隸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議  
班師以朔州是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不全則并肆危選將鎮捍  
僉議舉穆崇乃請穆為朔州刺史尋改雲州刺史穆招集離散頗  
得人心北境州鎮皆沒唯穆獨存久之援軍不至穆乃棄城南走  
投余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奉昌中以都督討平二  
絳反蜀拜散騎常侍後祆賊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  
武衛將軍擊破之及余朱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屯小平榮推奉  
孝莊穆遂先降榮素知穆見之甚悅穆潛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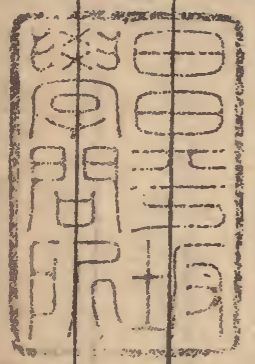
人長驅向洛前無橫陳者政以推奉主上順人心故今以京師之  
衆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大作討罰更樹  
親黨公還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內難行矣榮心然之於是  
河陰之事天下聞之莫不切齒榮入洛穆爲吏部尚書魯縣侯進  
封趙平郡公爲侍中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討平邢杲時  
元顥入京師穆與天穆既平齊地將擊顥穆圍武牢將拔屬天穆  
北度既無後繼穆降顥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引入詰讓殺之  
李莊還宮贈侍中司徒公諡曰武宣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也頗有氣尚尤守北土風俗歷東宮齋  
帥羽林監後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請拒諫累遷沃野鎮將  
前後頻使遠藩粗能稱旨普泰中除太僕卿卒贈司空公于恂

傷傷

諡曰辛雄吏能歷職琛以公方行已懷哲體有清監德源雅業無  
虧竝素門之所得也楊機清斷在公道穆兄弟有政事之凡其儀  
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蕩然其  
身効力功名著矣末路一言禍延簪帶其死也宜哉孟威以  
陳力其勤亦可稱矣

丁卯正月廿六日午後畢 同九月廿五日晚校



五和書齋



同治古曆 卷

其

<p>同治古曆</p>	<p>卷</p>	<p>其</p>	<p>一</p>	<p>二</p>	<p>三</p>	<p>四</p>	<p>五</p>	<p>六</p>	<p>七</p>	<p>八</p>	<p>九</p>	<p>十</p>	<p>十一</p>	<p>十二</p>	<p>十三</p>	<p>十四</p>	<p>十五</p>	<p>十六</p>	<p>十七</p>	<p>十八</p>	<p>十九</p>	<p>二十</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列傳 終



